



中国建筑文化系列丛书

新

东

方

主

新
义
东
方
艺
术

术

观

初

探

卢
铿
著

学
林
出
版
社

新

东

方

主

新
义
艺
术

术

观

初

探

卢
铿
著

学
林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新东方主义艺术观初探 / 卢铨著. — 上海: 学林出版社,
2006.4
ISBN 7-80730-117-1

I. 新... II. 卢... III. 建筑风格—研究—中国
IV. TU-86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6) 第022686号

新东方主义艺术观初探



作 者 — 卢 铨
责任编辑 — 曹维劲
特约编辑 — 陈达凯
装帧设计 — 陈殿钊
出 版 —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学林出版社 (上海钦州南路81号3楼)
电话: 64515005 传真: 64515005
发 行 —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学林图书发行部 (上海钦州南路81号1楼)
电话: 64515012 传真: 64844088
印 刷 — 上海图宇印刷厂
开 本 — 787 × 1092 1/16
印 张 — 15
字 数 — 100千
版 次 — 2006年4月第1版
2006年4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 ISBN7-80730-117-1/T·1
定 价 — 128.00元

(如发生印刷、装订质量问题, 读者可向工厂调换)



卢铿，祖籍重庆，生于香港。祖父卢作孚是毛泽东提到的“近代中国实业界四位不能忘记的人物”之一。卢铿曾任华新国际集团总裁，现任上海实业地产集团副董事长，兼上海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总裁。

卢铿从事房地产业十七年，有百余万字的著述，被誉为地产界的“思想者”。他在1999年12月首倡的“新住宅运动”在全国产生了超越房地产范畴的广泛影响，被誉为“以住宅产业为载体的一次意义深远的文化创新运动”。自2003年2月担任上实发展公司总裁后，卢铿又自觉地把“新住宅运动”思想成果融入上实发展的“新文化地产”理论体系，成为“新文化地产”理论的积极践行者，进而在2005年初提出建筑哲学的和审美范畴上的“新东方主义”思想，并通过“海上海”等具体项目的实践，在“创意地产”、“艺术地产”领域内认真探索。

“新东方主义”代表着一种未来文化和艺术的融合趋势，这种艺术融合所产生的是一种渗透了本土文明又海纳百川之后的特殊审美，代表着钟情现代和怀思过去的双重审美情趣，代表着东方文化对西方冲击的积极回应，既有共性的内敛也有个性的张扬。

“新东方主义”不是对古典的复制也不是对虚幻的独想，而是一种相当现实而又极可能成为新时代经典的创造，是在多元异域文化的洪流过处重拾传统艺术的青春思想。

“新东方主义”不只是一种艺术观念或者创作手段，而更加是一种艺术态度和思维方式，是一种认识观和社会观。

——卢铨



中国建筑文化系列丛书

策 划 单 位： 全国房地产设计联盟

编 委 会 顾 问： 吴奕良 聂梅生

编 委 会 主 任： 陈世民

编委会副主任： 卢 铿 饶及人 刘若光

编委会委员（按姓氏笔划为序）：

王玉清	卢 铿	龙固新	刘若光
刘 力	刘光亚	朱文俊	李建国
陈世民	张为耕	杨志光	何丽莺
范卫峰	饶及人	钟 彬	高 志
蔡 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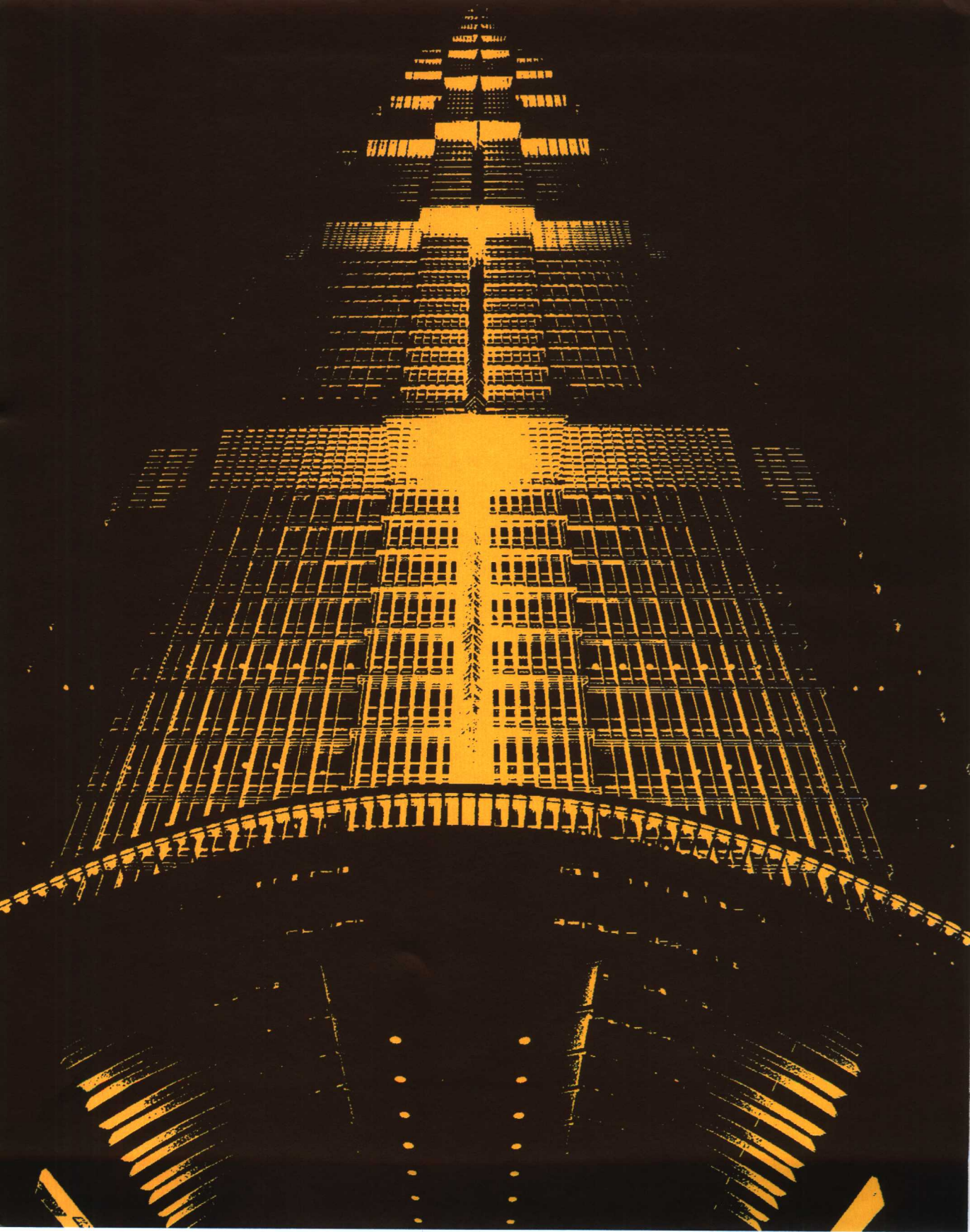


目 录

- 「 3 」 东方的遐想
「 」 春天的杂议（代序）
- 「 11 」 未来来自融化的过去
「 」 ——“新东方主义”艺术观浅见
- 「 35 」 感动源于合理的兼容
「 」 ——再说“新东方主义”艺术观
- 「 55 」 激情创造永恒的经典
「 」 ——三说“新东方主义”艺术观
- 「 81 」 艺术彰显华夏的轩志
「 」 ——四说“新东方主义”艺术观
- 「 113 」 文明穿越东方的祥云
「 」 ——五说“新东方主义”艺术观
- 「 149 」 新东方主义情愫
- 「 197 」 后记一：创意改变明天
- 「 223 」 后记二：创意重构生活



东方的遐想
春天的杂议（代序）



东方的遐想春天的杂议（代序）

金雨时

又是一年春节。今年春节没有离开上海，这使我能抽出时间，静心地阅读卢铿先生关于新东方主义建筑风格的系列文稿。

窗外的夜空已不再是静谧的夜，密集的焰火犹如时装模特一般，把充满魅色、魅情的黑夜变成了舞台，不过表演却显得更加狂放，更加张扬，更加性感。爆竹声则

响成一片，充满了霸气，饱含着期盼也释放着欲望。我静静地坐着，面对文稿，我很奇怪我为什么能静静地坐着。

卢铿先生在倾诉，这倾诉带有他独特的思想色彩。

“欧陆建筑在中国的许多城市相继登陆。一时间，巴比伦的拱券，古罗马的穹顶，哥特式的骨架以及文艺复兴

式的线条们在中国浩大的造城运动中横行。欧陆风格在中国正在逐渐成为一段被戏说的历史，成为在百态千姿的建筑群中尴尬的孤岛。”

卢铿先生在反诘，这反诘带有他独特的文化人格。

“在建筑艺术史上，全世界本来有六支‘原生建筑体系’，它们分别是古中国、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印度、古

希腊和古美洲的建筑。今天，当我们正在憧憬上海将要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万国建筑博览会’时，似乎没有人意识到，本来曾经拥有无限魅力的东方建筑艺术却还需要在她今天的祖国找到一个时代的舞台和永恒的归宿。”

卢铿先生在呼唤，这呼唤带有他独特的热情和良知。

“集传统意识与现代理念，汇东方哲学与西方艺术为一体的新东方主义艺术观，将可能成为中国人在世界上说话并感动世界的一种重要武器。中国需要发展但不能忘却自己的历史文脉和对人类社会所负有的文化责任，中国需要开放但不能任由西方的文化艺术占领这个文明古国的巨大建设空间。”

卢铿先生这种真诚的倾诉，这种深刻的反诘，以及这种动情的呼唤是如此打动了，它使得那狂欢却失于浮躁，激情却流于浅薄的夜空渐次在我眼前退去，我的身心被一种莫名的感动牵引着走进了建筑的殿堂。我想起了不久前参观过的，享有世界声誉的日本建筑大师安藤忠雄的作品展。

春节期间，上海美术馆里的安藤忠雄建筑设计展正在免费开放。其实，这个展览早在元月14日就已正式开幕。展览开幕的当天，在上

海影城还有一场安藤忠雄的演讲会。我接到了主办方的邀请，但我却因故没能参加这个报告会。事后据《东方早报》的现场观察，这场报告会几乎与两年前的报告处于同一个时间，同一个地点，讲的也是同一个内容。但一千二百个座位仍然座无虚席，八十八元一张的入场券据说两天前已经销售一空。

我在下午六点赶到上海美术馆参加安藤忠雄的见面酒会，安藤忠雄不愧是具有世界声誉的建筑大师，他的皮诺基金美术馆、地中海美术馆、水的教会、光的教会以及六甲的集合住宅，全都具有不同的摄人心魄的艺术力量。那天晚上，安藤先生以一袭黑色服装示人，有一种非常典型的谦恭中的倨傲，平和中的冷淡。但无论如何，在那天晚上蜂拥而至的记者们眼中，他是建筑设计王国的皇上。

我非常清楚过去国人对日本文化名人的了解：不外乎作家川端康弘、三岛由纪夫、大江健三郎，摄影家森山大道，电影导演黑泽明，电影明星栗原小卷、高仓健、山口百惠、三浦友和等等。在那个晚上我突然发现，建筑作品的公众化和建筑师的明星化，仿佛一夜间变成了一种全球的时尚。

春节期间，我读着卢铿

先生的文字，心绪却回到了安藤忠雄报告会和展览会的现场。在那一刻，突然有一个重大的疑问让我非常不安。在安藤忠雄的一千两百位听众中，在酒会的百余名来宾中，难道说作为建筑界中人或建筑爱好者，却只是在明星炫目的光环中发出追星的膜拜，却少有人对中国建筑现代化之路，能像卢铿先生一样哪怕提出尖锐一些、敏感一些的质疑？难道我们在文化上对文化的麦当劳和肯德基的依赖，真的已经到了让人痛心的程度？

在建筑设计界内外，对明星建筑师的拥趸和膜拜，正越来越成为一种时尚。一方面是明星建筑师被传媒与舆论推到了社会舞台的中心，成为时尚化的社会公众人物。一方面是明星建筑师的自我感觉也急剧膨胀，越来越多的作品带有作秀的成份。欲望的色彩使人的头脑日趋简单，使人对任何深入的思考既缺乏兴趣也缺少耐心。丰富、内涵以及从形式到内容的深层次追求，都成了可望而不可及的奢侈品。

正如著名文艺评论家南帆所云：“他们的灵魂已进入了缄默状态，这是一种骨子里面的贫乏。”“知识分子不再是真理的求索者，不再是孜孜不倦的思想者。”这是一幅多么严峻的社会文化风情画。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真的太缺少卢铨先生式的思考；这个时候，我们真的太需要卢铨先生式的思考。

2006年春节的夜晚，我静静地坐在窗口。声音已经离我远去，天穹是一片佛罗伦萨彩色玻璃般的烟花。这就是时尚的化身吗？

时尚可以是创作的一种成分，但决不是创作的全部。如果把时尚和现代、后现代等同，并把它视为生活的主流而群起跟风，那实际上是民族艺术的虚无和边缘化，而根本不再是一种创新。卢铨先生忧虑的中国城市建筑的现状，恰恰表现了我们想象力、创造力的贫乏，更可怕的是简单复制能力的强大。彩色烟花一旦燃尽，夜空就显得更加寂寥和空洞。

我静静地翻读着卢铨先生关于新东方主义，关于创意的文字。春节长假的那个夜晚我有点黯然也有点索然。终于突然心中一动，我想起我们办公室的年轻人在读卢铨先生《创意改变明天》一文时说过，“酷”的英文含义就是时尚和创意。文化是软实力，创意是硬黄金。英国人通过创意产业的发展，终于想一举取代巴黎而把“雾都”变成了“酷”都。我说哎呀这个“雾”变“酷”有了点意思。薄雾中斑驳的老墙与霓虹中魅人的时尚融为一体，这不

也是卢铨先生“新东方主义”的美学意境之一。我终于哑然失笑，我明白我在卢铨先生的文字中触摸到了另一种灵性的温暖。

又一串烟花弹升空，那燃烧的金属划出一道道美丽的边界，很像一幅幅熟悉而又陌生的地图。那一刻我脑中迸发出了一种灵感，我觉得我对卢铨先生的新东方主义有了另一种把握。

其实，真的是有什么样的视野就有什么样的坐标。我们对于中国时下建筑现状的解读，犹如在中国司空见惯的世界地图。由于要把球体变为平面，采用投影技术的结果是造成了南极和北极的严重变形。这种以中国为中心的设计造成了中国与美国隔太平洋相望，而大西洋则被生硬地切成了两半。当然，西方也有西方流行的世界地图，他们习惯把欧洲和大西洋放在中间，同样也把太平洋一刀切成两半。这样两种版本的地图沿用了几十上百年来，变成了视角和视野上的巨大习惯力量。

终于在2005年出现了一件震动或者说轰动了地图学界的大事，一位叫郝晓光的学者发明了他自己的世界地图。这样的地图一共有四张，通过四张世界地图变换了四个角度。用四个角度看世界，世界才不会被一种中心论视

角将其固化。我以为这不只是世界的固化，也是世界观的固化。我们现在看郝晓光先生的南半球版地图，南极洲还原成了一只真实而美丽的孔雀。我们现在看郝晓光先生的北半球版地图，北冰洋成了被世界各国环绕的地中海。从有郝晓光先生的世界地图开始，世界才在几十上百年后，真正以一种无比生动，无比美丽的平面形式展示在我们面前。

在这个春节假期的那一个晚上，我读完卢铨先生关于新东方主义的全部文稿，我终于有了一个生动的联想。我觉得卢铨先生的思考和呼唤，其革命性就是地图学界的郝晓光。卢铨先生审读中国建筑的现代化风格，既不是以东方为中心，也不是以西方为中心，我发现他是以整个人类文明、文化作为坐标原点。这样一种视角和视野，使他得以用更博大的襟怀认识建筑场域中的“世界地图”。

卢铨先生曾经和我谈过如下的一些话题，现在回想起来，正是他这一种对各种学科知识的广泛涉猎，对各种生活的精细观察，逐渐发育成了他“新东方主义”的哲学基础。比如他在《二十一世纪全球政治范式》一书中曾指出，全球政治范式将由三种力量组成，即民族国

家、全球市场和全球公民社会。全球公民社会介于全球市场和全球国家体系中间，是对全球政治具有独立作用能力的一个自主领域。而这一个全球公民社会的要素，就以多元文化的共生、共融为前提，当然也包括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中庸之道”和“和合”传统。这将是人类文明和文化发展的必然趋势。

又比如在讨论到创意产业的作为时，卢铿先生反复提到要用国际化的视野，要充分认识移民本身就是一种生活方式和生存状态。伦敦与其他城市的不同之处，就在于主动打造了一只文化多元化的熔炉。这对于厌倦了欧洲城市平淡气氛的知识移民而言，本身就是一个最大的吸引。

卢铿先生曾经连续荣膺过中国房地产十大风云人物的殊荣，并获得过许多褒奖，被誉为中国房地产业界的思想者。我在2000年他首倡的“新住宅运动”中和他相识，随后形成了六年来的君子之交。在应邀为他的第一部文集作序时，我曾称他为中国房地产业的“印加挑夫”，他一直在寻找我们整个产业的魂灵。在阅读他的这部新东方主义书稿时，我仍然会不自觉地回顾他在新住宅运动中的种种宣言和文字。我终于惊喜地发现，如

果从新东方主义的高度向新住宅运动回眸，两者有着思想和逻辑上的高度统一。

严格地说，我在结识卢铿先生之前，早有对其祖父卢作孚先生的景仰。恰恰也是在这个春节期间，我收到了作家出版社再版的《紫雾——卢作孚评传》一书。著名文艺评论家严家炎先生为我作序称：“这是一部近年来难得一见的文学传记，也是读了一遍不够，需要反复咀嚼、体味的人生教科书。”著名作家汤世杰先生也为我作序称：“读这样的书，当浓重的紫雾在眼前缓缓散去，心情怎么都难以平复。”我当然知道这些评说是对我创作的勉励，我更知道我写作激情的本身，完全来源于对卢作孚先生这样一个超越历史，超越国度，超越阶级，超越政党的民族精英的崇敬。梁漱溟先生的称道“庶几乎可比于古之贤哲焉”正是对卢作孚先生发自内心的赞叹。所以，在一个很长的时期里，我对卢作孚先生的历史关注，更甚于对卢铿先生的现实关注。

2006年春节假期的前一天，我曾亲眼目睹了卢铿先生作为上实发展总裁对其属下一位总经理的谈话。卢铿先生最后语重心长却又义无反顾地表示：“这是历史的责任，我们别无选择！”我承

认，在那一刻，我感到了某种震撼。虽不似面对卢作孚先生那一页凝血的历史，那种在日寇铁骑追迫下的，震惊中外的宜昌胜利大撤退画卷，但确也感到了那种精神和气势的薪火相传。

说出无法选择的那一刻，其实也就是一种选择。在事业要发展，局面复杂，风险无定的关键时期，卢铿先生以一个勇敢的智者的思考，指出新东方主义的前景，并为此作出其他的变革和改变，大有其祖父之风，当殊非易事。但毫无疑问，“新东方主义”必将在中国建筑界产生深远的影响。

卢铿先生文中指出：“今古万载情，东西一水间。我们期盼引领时尚的‘现代中国风’，南北潮涌，一个崭新而广阔的艺术新世界在前面召唤”。

我对此深信不疑。

2006年春节



未来来自融化的
过去

——“新东方主义”
艺术观浅见